

解放期小說所反映之「歸返」民族敘事—以「地理性」 歸返為例*

鄭鍾賢
韓國仁荷大學

摘要

本稿探討的是針對（韓國，當時為朝鮮）甫解放後的「歸返」課題其多面向做闡明。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秩序崩解，東亞秩序獲得重新編排，而在那之前離散於亞洲各地的人們其「歸返」問題一一浮上。甫解放後的「歸返」相關問題集中在身為殖民地的恥辱歷史即其記憶，經驗的清算，建立新的民族國家等議題，而解放時期，為了建立新的民族國家，構造出「歸返」於「民族性」的民族言論。諸如此類有關「歸返」的民族言論在空間上，象徵了「歸返」於故鄉、或是「朝鮮」，而在時間上則是象徵了「歸返」於還沒有被玷污的殖民地之前，亦或是「歸返」於未來的時間。在甫解放之後以「歸返」為主題的小說裡鮮明地顯露出「歸返戰爭災民」其想像的「朝鮮」與實際上的「朝鮮」之差異，還有他們與「原有的朝鮮定居民」之間所產生的隔閡。對於「歸返戰爭災民」來說，「朝鮮」並非代表著「光明」、「生命」與「我們的祖國」，而是經常提醒他們「我們／他們」「誕生的地方＝故鄉／朝鮮＝他國」如此兩元對立的一個存在。

在本稿中，除了要探討「殖民地—帝國」的想像地理（心理地圖）如何被縮小、重編於「南北韓」的國民國家（民族國家）的界線的一個過程，還要闡明其從日本、滿州、中國「歸返」時，其「歸返」歷程，也就是誕生新的民族國家的主體其儀式的過程。

關鍵詞：歸返、引揚、想像地理、國民國家、認同

* 感謝翻譯此篇論文的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韓國現代文學專業博士生黃冠綦。

‘A National Narrative of Repatriation’ in the Post-liberation Novels—Focusing on ‘Geographical’ Repatriation*

Jong-Hyun Jeong
Inh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writing is a study that inquires into a meaning of ‘repatriate’ narrative, which had been the central agenda immediately after lib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llapse of the order in the Japanese Empire on August 15, 1945 and to the reshuffle of the order in East Asia, the issue of ‘repatriation’ in people who have been scattered all over East Asia so far emerged. A discourse surrounding ‘repatriation’, which was shown in Korea novels right after the liberation, is concentrated on building a new national state with clearing away shameful history, memory and experience dubbed colony.

This writing examined the process that the imagined geography of ‘colony/empire’ is reduced and reorganized as the boundary of a nation-state called ‘South and North Korea.’ At the same time, the aim was to clarify that the repatriate journey from Japan, Manchuria and China was precisely the proposal of being reborn as the entity of a new nation-state.

Key words: Repatriation, Salvage, Imagined Geography, Nation-state, Identity

*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translator, Kuan-Chen Huang, Ph.D. student from Department of Korean Literature, The 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All errors are mine.

1. 帝國的解體與歸返的敘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崩毀，人們隨著帝國的解體而四處遷移。在如此情況下導致的移動一般被稱作所謂的歸返。日本人和朝鮮人各自返回過去在帝國秩序下以「內地」和「外地」區分的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而因帝國秩序崩潰導致其帝國「臣民」返回其民族「誌/地」的現象，亦緊接著造成日本、南韓、北韓、台灣等國家體系的形成。¹

歸返的民族敘事可謂理解該時期韓國社會的重要主題之一。而關於解放期的討論，多集中在清算殖民時期令人可恥的記憶、經歷與制度，同時謀求建設全新的民族國家的問題之上。在該時期亦出現了若欲建立「全新」的民族國家，就必須回歸「民族性事物」等類似的言論。在想像還未形成的民族國家和民族文化的同時，藉由假設在殖民時期之前即已存在的「民族性事物」歸返原位，使民族國家的成立可能性得以獲得進一步確認的主張亦逐漸成形。該種主張在時間線上，不僅包括過去殖民時期之前至今仍尚未毀損的「民族性事物」，同時亦涵蓋了朝向在未來即將建設而成的民族國家所實現的歸返。此種民族性歸返的敘事儘管多針對思想、制度、歷史、語言等文化層面議題創作，但它其實最首先體現於故鄉與韓半島之地理面向的歸返題材之上。

而關於所謂的解放期敘事，本文尚處於探討歸返此種民族敘事的研究初期階段。特別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闡明曾屬於殖民地帝國生活圈（life sphere）的東亞地理範疇是如何從小說單純的想像地理被縮減歸納到民族國家的地理範疇之中。同時，本文亦欲討論新建立的南·北韓之民族國家是否導致了疆界成形的事實已不可撼動的問題。²探討解放期地理性質歸返主題的歸返小說通常也可稱作是某種「公路小說」。如同許多研究小說的相關理論指出，旅行，是構築自我和形塑認同感的過程。而從殖民地帝國時期如「內鮮一體」、「鮮滿一如」等

¹ 作為帝國秩序解體與「去殖民化」的其中一環，「歸返」藉由戰後日本、南韓、北韓等國民國家的成立而持續進行的觀點參考自淺野豐美《活著回來—解放空間中的回歸》(이길진譯。술, 2005) 中的問題意識。

² Moretti, Franco 在《近代敘事詩》(조형준譯。새물결, 2001) 中將呼應世界體系的文本命名為「近代敘事詩」，並亦曾將小說解釋為對應民族國家想像地理的文學形式。即使是相同的小說，在殖民帝國的國家中生活過的「帝國人民」與南·北韓國家疆域中生活的南北韓「國民」，兩者的想像地理必定有所不同。本文欲將解放期的歸返敘事，特別是在探討地理性歸返旅程的小說中所呈現的想像地理邊界上曾出現的象徵性變化，和民族國家成立過程遭遇的問題相結合，嘗試進行進一步解讀。

混淆朝鮮人身分認同的矛盾口號便可得知，³對於身分已然分裂的朝鮮人來說，將民族與國家結合並使自我認同感得到確立的8·15是多麼重大且深具意義的事件。因此光復後所實現的歸返旅程可說是暗喻了朝鮮人身分認同歸屬的主體，即韓國民族與國家得以正式成形的過程。

本文欲探討的，即為包含此種歸返旅程的多部文學作品。因此，儘管關於歸返旅程的敘述分量不甚足夠，在大略整理相關敘述之後，若有以「歸返的戰爭難民」⁴身分所描述關於解放期韓國社會的內容，本文亦欲將其歸類至歸返小說之中。如同上述所說，解放期的歸返並不僅限於地理·生理上的陳述，心理上的歸返，例如以殖民地帝國的臣民身分在光復後回歸民族國家朝鮮的事例，儘管在地理層面可能敘述較為簡略，但此類小說由於揭露了解放時期，韓國社會內部在歸返以及建設國家上可能遭遇的相關問題，因此亦可將其分類至歸返小說之中。而地理性歸返的敘事方面，也可分成許多不同的類型。若依照歸返的路徑分類的話，大抵上可區分成從日本，以及從北方（滿洲與中國）歸返的兩種敘事方式。而歸返的旅程根據探討議題的類型，亦可分作（1）從出發地開始到抵達韓半島之前，或者到抵達之後皆詳細陳述的形式；（2）從出發地開始到抵達韓半島內的最終目的地，將這一過程視為敘事重點的類型；（3）把從出發地到韓半島的過程迅速帶過，將敘述重心放在歸返後於韓國社會內部因歸返身分而遭遇到的典型困境上，以上三種的敘事型態。於此之外，討論因美蘇割據導致韓半島分裂並造成內部遷移的歸返敘事，以及關注旅日朝鮮人、中國延邊自治區的朝鮮族等部分朝鮮人至今仍無法返回韓半島之事態等相關作品，亦可視作此種歸返小說的類型之一。⁵

³ 「內鮮一體」與「鮮滿一如」的口號證實了朝鮮人遭遇認同混亂危機的事實。若說南次郎總督時期提出的「內鮮一體」論代表不承認朝鮮人的身分認同並主張同化主義，「鮮滿一如」的口號則在承認朝鮮人為單一個體後強調了民族間的融合。從當時帝國中推行的此種口號即可推測朝鮮人所遭受的身分認同混亂。

⁴ 根據이연식。〈光復後朝鮮人歸返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韓日民族問題研究》，2003.12)的研究，他將解放期的歸返解釋為「殖民地時期移居及強制押送造成的結果，同時亦是去殖民化時期，實現民族再統一與「國民形塑」過程的前史」。在他的研究中，歸返的戰爭難民，特別是難民此一用語，「作為對日本立場不加以批判的擬制的概念，將朝鮮人所受之傷害窄化於「戰爭」，而非殖民支配下導致的結果，因此有其侷限性。」但所謂歸返的戰爭難民則是從當代直至今今都適用在指稱歸鄉者的用語。因此本文將在考量以上所指出的癥結點為前提下，針對該用語做出一定程度的使用。

⁵ 若回歸敘事擴大來看，在分裂成既定事實之後，在韓半島內部發生的遷移包括無法返回韓半島之旅日朝鮮人的北返，與「歸國運動」，而兩者皆可歸類至回歸民族敘事的範疇之中。意即，隨

無論屬於哪種分類，該時期地理性的歸返敘事基本上都以從「此時—此地」的「A」開始朝向解放後的朝鮮「B」移動的路徑為小說主要的架構。此處的「A」多被描述為因殖民地身分被驅逐而至，充滿苦難記憶的異鄉，而「B」則是多被想像為化解過去地獄般經歷，使其重獲「光明」與「生命」的烏托邦民族共同體。因此歸返的民族敘事無可避免地多呈現出對於烏托邦民族國家產生自我認同的意識型態。而若說小說毫無矛盾地表現出了這種意識型態，在描述地理性歸返的解放期韓國社會對於烏托邦前景的破滅、政治混亂與民族內部的階級化、不平等的社會流動等該時期尚未能真正建立民族國家的社會面貌議題上，不同小說依據關注的主題在具體情節上仍舊有一定差異性。接下來本文將探討在帝國秩序下因受殖民國徵召和強制移居，而分散到東亞各地的朝鮮人利用日本與滿州（中國）通道實現歸鄉的相關敘事，並嘗試去分析將文本主軸放在實現地理性歸返的解放期韓國社會的小說內容。

2. 從日本出發的歸返與自我認同的邊界

安懷南作家在日治末期被徵召，並且於九州礦區勞役時迎接了光復的時刻。他在1930年代以來一路創作了多部誘發私小說讀法，即所謂的「身邊小說」。⁶在解放之後，被徵召至九州礦區的安懷南以自身的經歷創作出一連多部的連載小說。這些連載作品以小說家「我」或是「安尚」直接登場的方式進行小說的敘述，令人能直接聯想到作家安懷南。在他的創作集《火》⁷中刊載的〈馬〉、〈島〉、〈星星〉、〈切斷鐵鎖〉、〈之後的故事〉、〈大米〉、〈牛〉、〈春天〉、〈火〉等小說中，紀錄了在九州礦區的經歷、解放後歸返的過程，以及歸返之後遭遇的故事。在此之中，刊登於創刊號《新天地》裡的〈島〉⁸，敘述了礦區徵召者們歸返旅程的樣貌，考量其具備地理性歸返旅程的象徵性意義，是值得關注的作品之一

著 38 線劃立、土地改革與南北韓政權的確立，在此之後發生於南與北之間的移動亦可視作回歸的範圍加以敘述。而如果把探討解放期社會問題也歸類到回歸敘事的一種類型，亦可將黃順元《該隱的後裔》（1954）與林玉仁《越南戰後》（1957）等作品視為回歸敘事的延伸討論。

⁶ 1930年代以來他所嘗試過的「身邊小說」開啟了將「安懷南=敘述者=主角」三種人物同等看待的此種「私小說式讀法」。針對此可參考鄭鍾賢。〈私領域的興起與建構「真正自己」的小說—以安懷南的「身邊小說」為主〉，《韓國近代文學研究》4，2001。

⁷ 安懷南。《火》。乙酉文化社，1947。

⁸ 安懷南。〈島〉，《新天地》，1946.1。

〈島〉的敘述者「安」，依據安懷南所構築的私小說脈絡，可視為代表作家本人的小說人物。在故事中，敘述者首先解釋了日本的礦場主人是如何為了阻止被徵召至九州礦區的朝鮮人脫逃，而與國家權力聯手策畫出相關的定居政策。該政策藉由安排礦工在朝鮮的家人與朝鮮礦工共同定居在礦區村，成功挾持其家人作為持續剝削朝鮮人勞動力的籌碼。光復後朝鮮人雖得以與家人一同歸鄉，但其中也存在著部份不知道要選擇歸返還是滯留當地而猶豫不決的人士。他們多為已和日本女性共組家庭的朝鮮勞工。針對代表這類人士的「朴」，敘述者以「和日本女性結婚後定居的這件事本身就是受到了強迫。是身為朝鮮男性不得不服從，也就是無法避免的情況。他們是被逼著要過這樣的生活⁹。」一席話說明了和日本人結婚是因外力導致的非自願結果。雖然和日本人結婚的其中一個原因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徵召有關，但和日本女性結婚的移民工全都是因為遭到了逼迫才不得不如此的敘述卻並非事實。因為朝鮮男性和日本女性共組家庭的現象不僅在日本人與朝鮮人並存的殖民地帝國社會中已成了難以逆轉的趨勢，這樣的行為更潛藏了生活上的便利、愛情等各類的動機。¹⁰

敘述者將「朴」所處的狀況描述¹¹為「雖然他們也都想回去朝鮮，但礙於日本女性向他們表達絕對無法去朝鮮生活的請求，以及考量朝鮮人一個都不能留下這點，終究無法解決如此的兩難處境。」¹²而故事中的「朴」在苦惱許久後最後只得一個人返鄉。而「朴」離開一周後敘述者一行人也搭上了歸鄉的船乘著風浪抵達了對馬島。在島上「我」巧遇了「朴」，「朴」因為對自己丟下家人這件事感到苦惱及煩悶因此滯留在了對馬島。此處對於對馬島風景的描述不僅只是單純的景色描繪，更帶有一層象徵性的意味。以敘述者「安」為首的一群人一邊嘟囔著「這裡也是朝鮮！」一邊看著周遭極為顯眼的松樹，重新意識這些「接近朝鮮」的風景。在過去殖民帝國的地理範圍裡，玄海灘雖然具有民族性差異的標誌性意

⁹ 安懷南，上述小說，頁 106。

¹⁰ 舉例來說，李恢成的《百年的旅人》藉由描繪解放後，從庫頁島行經北海道，繼而貫穿日本抵達長崎針尾島的收容所，最終朝向韓半島的「歸返」，以及在日本社會滯留兩種情況，文字化關於朝鮮人的解放期歸返問題，故事中主角「劉錦在」和「朴」處於類似的殖民地桎梏因而滯留於日本並在當地成家立業。然而「劉錦在-琴子」夫婦共組家庭必非遭到強制而是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再者，在朴景利《土地》中登場的緒方次郎與劉仁實之間產生的愛情雖屬虛構，卻也並非與當時的現實情況毫無關聯。

¹¹ 安懷南，上述小說，頁 106。

¹² 該種陳述是必須要考量當代的法治層次而做出處理的議題。需要去辨別究竟是因為存在限制日本女性歸返朝鮮的法治規範，抑或是為合理化此種拋棄日本妻兒行為所設計的機制。

義，更是暗喻殖民地百姓悲哀的空間，但同時不可否認地，玄海灘在過去亦曾代表日本帝國此一國家之內的其中一部份領域¹³。然而在該作品中，對馬島被重新認知為「日本」以及「朝鮮」的邊界。〈島〉這部作品透過對對馬島，以及在島中猶豫不決的「朴」的描繪，象徵性地呈現出歸返之民族敘事可能具備的不同樣貌。殖民地帝國裡的對馬島，雖屬於位在「（內地）日本」與「（外地）朝鮮」之間的地理中繼地帶，但小說〈島〉敘述中的對馬島，在單純地理位置之外，卻同時象徵了因帝國解體後而得以重新建立的國家「日本」和「朝鮮」其實擁有各自的身分認同此種疆界意義。對於殖民地帝國難民「朴」而言，對馬島成為了他必須選擇的，一種想像地理截然不同的邊界地帶。「朴」真正所煩惱的，其實是搖擺在故鄉以及被自己拋在日本的妻兒之間的苦悶情緒。而在「朴」與敘述者「安」的意識當中，將歸返的故鄉其實是並不容納日本人妻子的空間，因此若「朴」選擇了日本人妻子，便意味著放棄歸返故鄉的意願。「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無法排遣如同割斷腸子和滲透進骨子裡的煩悶，臉色十分哀戚且蒼白」¹⁴這段話便極為鮮明地呈現出站在選擇的叉路口無限苦惱的「朴」的心境。在名為對馬島的邊界地帶，「朴」選擇了重回九州妻兒的身邊，而其餘一行人則將「朴」留在身後，朝著朝鮮啟程返鄉。

但在幾個月之後，敘述者「安」卻在首爾的鍾路遇見了「朴」。對於「安」的困惑「朴」明顯地擺出了刻意迴避的神情，並且看起來只想與「安」分享當下自己的活力與堅強。透過這樣的故事發展，可以知道「朴」若沒有拋棄了九州的妻兒，便無法共享因重新建立而充滿朝氣的朝鮮的活力。意即，正因為拋棄了象徵殖民地帝國記憶的日本妻子與混血的孩子，朴氏才得以重獲生氣勃勃的風姿，在解放後朝鮮的鍾路昂首闊步。而藉由證實徵召的苦難記憶和與日本妻子間的婚姻乃是因遭受逼迫才不得不為之的心境，朝向「朝鮮」民族的「朴」的「歸返」也因此得到「安」的接納與認同。在這過程中「民族」與「建設」的時代標語亦合理化了「朴」對於妻兒和過去記憶的暴力清算。

殖民帝國解體後朝鮮人在地理與生理上實現了所謂的歸返。而必須拋棄原本

¹³ 殖民地時期以來，關於「玄海灘」的意象以及與其相關之朝鮮人、日本人、旅日朝鮮人的意識型態可參考朴光賢。《玄海灘創傷症候群》。語文學社，2003。

¹⁴ 安懷南，上述小說，頁 111。

生活的根據地和家人才得以歸返「朝鮮」的「朴」的情況，其實即代表了當時為數不少的「朝鮮人—日本人」典型家庭案例。有許多朝鮮人站在如同〈島〉中對馬島所象徵的現實邊界上，陷入必須選擇歸返朝鮮抑或滯留日本的兩難處境之中。¹⁵若就這層意義來看，該小說中描繪的「對馬島」呈現出旅日朝鮮人的邊緣人處境，帶有某種地理性隱喻的意味。因為即使不是「朝鮮人—日本人」家庭，以對馬島的「朴」的立場，考量解放後朝鮮的貧困、政治混亂、造成分裂的戰爭等因素，旅日朝鮮人多半會推遲歸返並選擇暫時性地繼續居留。而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便不免預告了對馬島的「朴」在「8·15」以後，將因為無法歸屬以自己民族為中心而建立之民族國家的日本以及韓國社會之中，被迫過著淪為難民的旅日朝鮮人生活。¹⁶

在與安懷南的徵召經歷相關的一系列歸返小說中，〈火〉演示出清算殖民帝國記憶，以及小說人物和重新建立的國家之間相互連結的歸返敘事。該作品是以曾被徵召的小說家「我（安尚）」為第一人稱視角，觀察被徵召者李氏的故事。李氏是一名被驅趕至南太平洋戰線，從悲慘處境中生還的人物。在他被徵召離開朝鮮的期間，父親和年幼的兒子去世，太太跟著另一名歸返者遠走高飛，徒留已支離破碎的家庭。與夢想著光明、生命與全新生活而回鄉的李氏所期待的不同，在朝鮮等待著他的卻是無比慘澹的現實，因此在元宵節各種儀式和放鼠火之後，李氏便一把燒毀了自己的家。對於李氏的放火行為，敘述者解釋為「藉由放火銷毀並破壞過去的惡夢」。¹⁷而同時，農夫李氏的作為不僅結合了傳統元宵節燈會的淨化與賞月儀式，更使敘述者反思一般小市民對自己家族、家庭的依戀情感。李氏透過焚毀「家」此一象徵因殖民帝國而起之一切不幸的淨化儀式，結束了歸返的經

¹⁵ 如果說前面所提到，李恢成的長篇小說《百年的旅人》中的劉錦在，被放在針尾島的大村收容所，面臨如〈島〉的對馬島相同抉擇的叉路口，他會選擇與妻子琴子和孩子們一起留在日本。

¹⁶ 在對馬島「朴」所站的位置，同上述即象徵了「旅日」朝鮮人，無法特定集中於戰後日本抑或光復後南北韓的國民國家邊界的處境。如同被放置在對馬島此種關乎地理、身分認同的邊界上，但假設「朴」最後決定滯留日本，先前所提到的李恢成《百年的旅人》，以不同的角度處理了延遲歸返，即旅日朝鮮人的問題。而無論是最近受大眾關注的京都宇治村問題，還是梁石日《賭上夜晚》(김성기譯。태동출판사, 2001)和玄月《陰影的家》(신은주·홍순애譯。문학동네, 2000)中所描繪關於旅日朝鮮人在韓僑村落過的底層生活，都證明了此種旅日朝鮮人的「歸返」民族敘事仍在持續進行的事實。藉由他們的作品和文本，得以重建在韓民族的民族史談論中被排斥在外以久的旅日朝鮮人的「歸返」民族敘事。關於仍持續進行的歸返民族敘事及衍生問題，本文將透過後續篇幅另行探究。

¹⁷ 安懷南。〈火〉，《火》。乙酉文化社，1947，頁 87。

歷與感觸，並得以進一步考慮開啟全新人生的可能性，而敘述者則將此種行動，視作針對殖民地遺留物、封建且民眾性的思想進行清算的一建設意識。解放期的歸返過程本身，即為一種藉由斷絕殖民地記憶淨化自身，進而重生為民族主體的儀式，〈火〉則是在描繪此種淨化和儀式的歸返敘事裡具有代表性的小說之一。在〈火〉之後，歷經〈暴風的歷史〉、〈農民的悲哀〉等屢被評價為解放期傑出左派文學的小說，以及朝鮮文學家同盟的活動過程，越北的安懷南藉由創作《火》裡一系列的歸返民族敘事逐漸終結其作為作家的蹤跡。

把從日本出發的歸返設定為作品主題的嚴興燮《歸返日記》¹⁸，構築了結合民族與國家主體認同意識的歸返民族敘事。〈歸返日記〉描述被抓去日本的「女子挺身隊（慰安婦）」而後淪落為酒家陪酒女的英熙和順依，因故與一群歸返者一同返回朝鮮的旅程。一開始被抓去當慰安婦的英熙與順依，中途以勤勞報國的名目被驅遣至軍需工廠勞役，雖後來僥倖逃出卻受騙於一名假稱自己是刑警的人，不得不委身酒家賣春度日，並在悲苦的生活中迎來朝鮮光復。挺著父不詳的九個月身孕，即使將近臨盆順依仍因一心想返回朝鮮而動身前往下關，並與英熙在一個鄉下的小站「S」車站遇見二十餘名的朝鮮人歸返者，因而與其結伴同行。英熙與順依和那群人中一名出身大邱的臨盆中年女子、老婆婆以及青年們結識，一路上互相幫助並在抵達下關後，在搭上「やみ」歸返船回去朝鮮的途中生下了孩子。歸返的過程中順依與其他同行者產生的友誼雖然一方面和他們屬於相同民族有關¹⁹，但仍需特別關注順依生下的小孩被取名為「建國同依」可能代表的意義，以及在故事中小孩所佔據的地位。

儘管再怎麼深陷生活的泥淖，我也絕沒有賣身給日本人，這樣看來我肚子裡的孩子不應該也是朝鮮的兒子嗎！解放的朝鮮！如果我拖著被骯髒仇人汙辱過的身子回去即將獨立的朝鮮，該有多麼罪大惡極啊！但我絕對沒犯那樣可恥的罪，雖然還未出嫁就懷了父不詳的孩子這件事已經給了我致命的打擊和羞恥，不過光是確定孩子的父親是朝鮮人這點不就

¹⁸ 嚴興燮。〈歸返日記〉，《우리文學》，1946.2。

¹⁹ 青年們為了能讓老人、小孩和婦女們搭上「やみ」船而努力籌措經費的行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透過「自願」出錢這種行為覺察到彼此同為朝鮮人的事實，並因此確認了同屬「朝鮮人」，「我們」是一體的體悟。關於募款與「同鄉」、「共同體」之間的意識確立，可參考成田龍一。《「故郷」という物語》。吉川弘文館，1997，頁136。

已經夠令人自豪了嗎²⁰—（強調・引用者）

以上陳述如實地呈現出解放期歸返民族敘事的核心，在於種族上的強迫。故事裡把賣春對象排除日本人這樣的作為敘述成一種民族性的自負心，同時順依亦因為自己的孩子留著朝鮮人的血這點事實而不致受倫理的罪惡感綑綁。從順依的獨白可知，她的孩子可說是奉「朝鮮」為父親的民族的兒子，在此種敘述中將民族定義為不參雜異族血統的同一血族，並藉此想像以純正血統組成的民族國家。在順依分娩當時，吹著凜冽冬風的甲板上那名大邱出身的中年女子也產下了一子，由於那名女子的小孩繼承了日本人的血統，因此一點都看不出那中年女性的關愛之情，一副雖不忍丟到大海裡卻也不怎麼情願抱起孩子的神色。因為父親的血統關係，那孩子被自己的母親排斥，同時也被排除在民族共同體之外。雖然中年女子的孩子最後還是被搭上船的歸返民們收留，但〈歸返日記〉所描繪關於歸返的敘事重心，實則是在於藉由順依誕下「建國同依」，來隱喻民族國家須在組成成員血統純正的前提下建立的立場。

3. 自滿洲（中國）出發的「歸返」與想像地理的調動

許俊的〈殘燈〉呈顯出與滿洲經驗相關，具有參考價值的認知意識。小說透過從滿洲歸返至朝鮮的知識份子視線觀看解放之後不久滿洲與朝鮮的局勢。從小說中的敘述者「我」「因為十天、二十天以來都夢到自己深深地浸泡在朱乙裡欲洗去滿洲污垢」²¹的陳述，可以推斷此處被強調的獨白代表了其返鄉旅程是往「朱乙溫泉」方向前進。「滿洲的污垢」此種文字表現象徵了被殖民者因殖民地的貧困，被迫流浪至滿洲而無家可歸的悲傷過往。儘管在作品中並沒有描繪出與敘述者滿洲經驗相關的具體內容，然而從將滿洲經驗譬喻為「污垢」的表現手法來看，便可知敘述者早已將滿洲以及在那裡的經歷看作是必須遺忘和抽離的恥辱。若要以此為延伸做出更進一步的分析，透過沐浴的儀式，真正必須擺脫的「污垢」其實是帝國日本的時代背景下所形成的殖民地身份認同。殖民帝國下流離失所的「我」為了能啟程返鄉而在「朱乙溫泉」沐浴的行為，在剝離象徵帝國身份認同的「滿洲的污垢」之外，亦可視為促使自我認同意識轉變為「朝鮮」民族身份認同

²⁰ 嚴興燮，上述小說，頁 10。

²¹ 許俊。《殘燈》。乙酉文化社，1946。

的一種儀式。小說裡敘述者一行人從滿洲啟程往朝鮮歸返的旅程本身，其實亦是將殖民地朝鮮人原先的生活圈（life sphere）滿洲加以虛化的過程。光復後帝國的「臣民」轉變為新生「朝鮮」「國民」的過程，與象徵地域的邊界在被調整後，逐漸被民眾接納並成為一種習慣的歷程息息相關，而在滿洲意義漸虛化的同時，欲徹底去除「滿洲污垢」的敘述者態度，實則使解放期歸返敘事在無意識下希望能把東亞近代背景下形成的跨國（trans—national）滿洲體驗，予以調整成自身民族記憶邊界的意圖一覽無遺。

金萬善的短篇小說集《鴨綠江》²²匯集了以滿洲經驗為素材的短篇小說以及觀察解放後社會局勢的相關作品。尤其是其中〈歸國者〉、〈韓文講習會〉、〈雙重國籍〉、〈鴨綠江〉等四篇的短篇小說像連載小說一般，整理了解放之後滿洲的風景、歸國的過程，和身為移民在滿洲的生活，並且描繪出回歸本土的歸國者所歷經的身分認同混亂。首先，小說〈雙重國籍〉探討了8·15之後滿洲的不穩局勢以及中國人屠殺朝鮮人的事件。就中國人的立場來看，朝鮮人是日本的國民，同時亦是侵略者日本人的走狗，因此在解放後局勢混亂的滿洲領土內，朝鮮人和日本人同樣地成為了中國人掠奪的目標²³。〈雙重國籍〉即是替這些被蔑視為帝國主義走狗，在日本人口中被稱做「朝鮮人（喂）」、中國人戲稱「高麗棒子」的旅滿朝鮮人，在當代所處之險惡處境發聲。故事主角朴老人在數十年前移居滿洲，在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之前藉由務農與中介的工作已從旅滿朝鮮人歸化為中國人。然而滿洲國建國之後，朴老人卻不得不隱藏他的中國籍身分，並且只能作為滿洲國的二等國民，改名「半島人」繼續生活。朴老人是代表因殖民地壓迫而移居滿洲成為朝鮮流浪民的典型人物。在滿洲國建立之前，透過歸化中國而使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但滿洲國建國以來，只得抹去原本生活的痕跡，委身於「半島人」的全新身分之中。儘管曾居住在滿洲國的朝鮮人多半將自己視為中等階級，並亦有不少文本反映出該種身分意識，但就滿洲國內朝鮮人的法定社會地位來看，他們卻並非是實質上的中間階層。²⁴朴老人雖然因為安心於自己娶了中國妾

²² 金萬善。《鴨綠江》。동지사，1948。

²³ 例如在蔡萬植的遺稿「少年在成長」中，英浩母親被滿洲人輪姦後殺害的情節亦屬於反映當代事實的小說設定。

²⁴ 根據韓錫政的研究（〈滿洲國與朝鮮間的關係〉，《亞洲文化》。翰林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2003，頁145），在滿洲國犯罪重犯會被壓送回朝鮮接受審判，雖然1937年公告朝鮮人與滿洲人享有同等的權利及義務，因此擁有雙重國籍，但於公於私朝鮮人仍舊處在社會邊緣，地位不受重

室並且擁有中國國籍的事實，在日本投降後大肆嘲笑那些逃難的朝鮮人，但卻很快地受到中國民眾以及變身暴徒的滿洲國軍的攻擊因而慘死街頭。身為擁有中國國籍的滿洲國人，朴老人因中國人的善待漸生自負感，並把滿洲視作生活的基地，但當真的遇到危機狀況的時候，他的中國同僚們卻不把他當成同等的國民看待而是視為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一個完完全全的異邦人。朴老人的際遇如實地呈現出旅滿朝鮮人極度曖昧的社會和國家身分認同。

跟小說集書名相同的短篇小說〈鴨綠江〉講述的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朝鮮人的歸國旅程。若說金萬善在〈雙重國籍〉藉由描繪解放後的滿洲局勢陳述歸返的動機與前史，那在這部小說中則實際地刻畫出歸返的旅途樣貌。在該小說中，關於「大部分的朝鮮人失去了能繼續在滿洲生活下去的自信，日子總過得不安穩」²⁵的敘述，需要結合前面〈雙重國籍〉中呈現的滿洲情勢的故事背景來做出解讀。而〈鴨綠江〉裡，從中國人手中獲得性命卻也因此遭受威脅，而後順利脫逃歸返至獨立後朝鮮的敘事，實則參雜了某種烏托邦式的展望。作品中象徵「朝鮮」的「鴨綠江」與「此時—此地」貧瘠的滿洲現況豎立在對立的兩側。在避難列車上小孩死於逐漸擴散的傳染病，小孩的母親亦因感染小孩死因的發疹性疾病身故，丈夫不得已只好將妻子的屍體丟棄於接近中國安東省一座鐵橋附近的河川之中。而把此種慘劇誤會成自殺的避難民的反應，則展現出了朝鮮人對於回歸民族的強烈渴望，是如何地無法脫離所謂的國土和地理。「他媽的，既然要自殺就給我跳進鴨綠江那幽深的河水裡阿……何必來這裡自殺呢，掉進沙灘裡不就成了滿洲乞丐那群烏鴉們的食物了嘛！」²⁶在乘客反應中出現的「水波蕩漾幽深的」鴨綠江水蘊涵了與國土融為一體的共感意象。²⁷此處的「鴨綠江」對於歸返者來說，不僅與象徵「此地」的荒涼「沙灘（沙地）」呈現鮮明的對比，透過「只要越過了那江—只要踏上新義州的土地，所有的擔憂和愁緒就會瞬間消失地無影無蹤」²⁸的敘述，鴨綠江亦被描述為通往烏托邦未來的入口。這裡賦予了鴨綠江一種具有儀

視。

²⁵ 金萬善，同上書，頁 91。

²⁶ 金萬善，同上書，頁 101。

²⁷ 在〈鴨綠江〉的文句中能感受到國土的民族主義實體化和一體化情感，是由於聯想到 Nym Wales(Helen Foster Snow)所著作《阿里郎》裡關於金山（韓國獨立運動家）的敘述。金山曾開玩笑地說中國的河水對要自殺的人來說太髒了，而現在常用的俗語「錦繡江山」其實是拿來象徵朝鮮的詞彙。

²⁸ 金萬善，同上書，頁 102。

式感的意象，即穿越鴨綠江不僅能洗去帝國的身分認同，同時能使朝鮮人重新被接納成為民族的組成成員。而作品中所展現關於身份認同變化的另一個例子，則是元石（人名）對於酒的喜好轉變。在滿洲相當半數人皆經常飲用的白乾在新義州卻變成了一種令人作嘔的酒類，而曾經被認為不好喝的馬格利到這卻變成隨處可見，每逢酒席必出現的酒種。討厭起曾經愛喝的白乾卻喜歡上從前沒興趣的馬格利，元石這樣的行為即影射了洗去滿洲的記憶、重獲朝鮮身分認同的意識轉變。藉由通過鴨綠江此種儀式性的空間，敘述者「元石」因而獲得了向接替總督府權力，維持治安的新行政保安隊員告發有日本人欲搭乘避難列車的勇氣，並得以感受到「人生第一次懲罰日本鬼子的激動情緒」²⁹。透過歸返的儀式與行經鴨綠江此種象徵通往民族的關口，元石獲取了身為民族與建國主體的資格。

〈歸國者〉則為描繪知識份子移民「赫」一家人在滿洲國的經歷與歸國後生活的短篇小說。知識份子「赫」原本在滿洲新京的報社工作，後來在精通日語的太太周旋下當上滿洲國的官員，但由於良心譴責而再次轉職回報社工作。「赫」的妻子英愛由於在滿洲國時期組織了「友之會」而因緣際會結識許多日本權威人士的夫人，作為參與各種座談會活躍於上流圈的一員，在解放期英愛不僅力勸先生成為軍政廳的口譯或相關官員，更是一名對於世事以及出人頭地的渠道有著另類直覺的外放型人物。他們一家人在滿洲國時期居住於日本人的官舍中，赫亦將他的女兒「京熙」送往日本人學校就讀。「京熙」因為學習了日語和日本的國家發展背景，而把自己視為由日本人所組建的殖民地的小孩。在官舍居住的期間，京熙直接用「喂」稱呼朝鮮人，將其視作骯髒的人種並刻意和自己做出區別，甚至責難使用朝鮮語對話的父母。以帝國國民身分成長的女兒「京熙」，在清算殖民地殘餘、強調重塑民族身分認同的解放期，因無法適應「首爾」學校的氣氛，對於自己的身分認同開始產生了混亂。同樣地，「赫」雖然也以英語教師的身分再就業於首爾的專科學校，卻無法順利地融入社會，在小說中被刻畫成對於贊（成）託（管）·反（對）託（管）沒有確切的自我主觀意識而漂泊不定的人物。儘管個性柔弱，「赫」卻懂得自我反省曾經的滿洲經歷並因而感到羞恥，他看著從前的同事張德壽致力於「民戰」的活動、好友金仁洙參與支持讚託的左派示威，

²⁹ 金萬善，同上書，頁 106。

以及那些在解放期政局裡擁有著堅定信念而奔波的人們，不禁起了像自己這樣的人根本沒資格待在朝鮮的想法。他所苦惱的核心在於自己「領悟到必須成為真正的朝鮮人的同時，卻對於要極度繁忙、熱血沸騰地投入活動」³⁰這件事完全沒有熱忱，更甚者，他其實認為「自己並非朝鮮人」。「赫」自身的身分認同混亂實與京熙和英煥兄妹的並無不同，意即「赫」雖然生理上實現了歸返，精神上卻沒有完全地歸返，因而在曾身為帝國人的經驗和被重新要求的民族身份認同之間搖擺不安。

究竟造成「赫」身份認同混亂的滿洲國經歷是何種過往，雖然小說沒有特意突顯「赫」在滿洲國報社及作為官僚的生活，但的確存在著並非只是單純勞動的情況。關於受到歧視的朝鮮知識份子滿洲國所感受到的矛盾解放感，「赫」回溯的內容如下。

當並非主張「內鮮一體」的民族協會在滿洲宣揚日本統治(倭政)的口號之時，朝鮮在表面上被視為「滿洲國」的組成民族之一，受一定程度的禮遇，因此英愛才得以組織「友之會」一種貴族式的婦女會，訴求異民族間的友好關係。雖然說好聽點是為了不同民族間的友誼，但由於主導人是日本女性(日女)，朝鮮婦女不過只能被動地配合。就如同難以分辨朝鮮人在滿洲國裡是真的被當成單一民族看待，還是就只是單純的日本人，朝鮮女性們雖然有另組分會，但不過是隸屬在婦女會之下，除了輔助性的作用之外並無法有實質的作為。³¹

這段話提供了能辨別朝鮮人在滿洲的社會地位和身分認知的重要線索，透過赫的陳述可以知道，滿洲國所謂「五族協和」的口號其實蘊含了使朝鮮人能確認自我身分認同的意識形態。而朝鮮總督府的官方政策其實即是為了追求「內鮮一體」的最終目標，創造出否定身為「朝鮮人」的此種身分認同的空間。但由於滿洲國標榜自己為所謂的獨立國家（日本不斷地強調滿洲國的獨立性），並強調重視民族間的和諧關係，因此在「五族協和」此統治者的意識形態下，朝鮮人被視作組成滿洲國的一民族單位。雖然這樣的背景事實並沒有全然美化在滿洲國的生活，但卻可以說明為何朝鮮人移民在滿洲國感受到了某種程度的解放感。儘管如

³⁰ 金萬善，〈歸國者〉，同上書，頁 29。

³¹ 金萬善，同上書，頁 18。

此，身為「鮮系」，在日常生活中朝鮮人還是無法避免得承受被歧視的待遇。赫的妻子英愛平時就熱衷於參加「在槍枝後方守護的女性覺悟」、「徵兵制度實施與女性的義務」等座談會，甚至曾經從日本憲兵「載登」少佐那聽到「只要木村先生皇民化的話就沒有開這種座談會的必要了³²」這類的話，是一位對於帝國意識形態相當積極配合的人物，然而「英愛」卻仍舊在分發配給的時候，受到了「你鮮系的身分要拿這種參雜小米的才行」類似的歧視，於是心有不甘的英愛找上了載登少佐抗議道「一邊歧視我們，一邊在那裡說的所謂皇國臣民和徵兵到底又是什麼」。儘管在食糧配給時受到差別待遇確屬事實，但面對不當歧視英愛起身反抗的說詞，「所謂皇國臣民是什麼而徵兵又是什麼」的論理亦是值得關注的重點之一³³。〈歸國者〉藉由「赫」一家人的昨日與今日呈現出，殖民地帝國與滿洲國的雙重國籍如何混雜至殖民地朝鮮人的民族認同之中，進而致使在解放後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朝鮮人必須試圖理清自我認同的混亂。望著湧出首爾運動場的示威隊伍，「雖然很想也聲嘶力竭地大喊萬歲，但喉嚨就像被什麼東西梗住似地，錯過了大喊的機會」³⁴的赫從群眾之間逃脫了出來，而在這之後赫所前往的地方，則需要從金萬善後來的小說才能加以確認。³⁵

除了以上提到的作品，將故事背景設定為從滿州出發的歸返旅程，描繪歸返民族敘事的小說，還有廉想涉的〈解放的兒子〉、〈三八線〉等著作。其中〈解放的兒子〉描述了從滿洲國移居到新義州的洪奎一家子，以及在他們的照顧下，日本人松田是如何能作為民族的組成成員，以趙俊錫的身分重獲新生的故事。而該小說

³² 金萬善，同上書，頁 22。

³³ 在 1930 年代後半的文章中，很容易就能找到在表達帝國意識形態的同時，要求朝鮮利益的相關論述。從因配給的差別待遇勃然大怒的英愛和她的發言當中，可以察覺「親日」派人物激烈地批判當事國的當代媒體論述。此種英愛憤怒的發言與質問，亦屬於知識分子的公開評論中偏口語化的一種。相關分析可參考鄭鍾賢〈〈中日戰爭與去殖民的幻想〉，《戰爭與記憶》上。月印，2005；〈殖民地後半期（1937-1945）韓國文學中呈現的東洋論研究〉。東國大學博士論文，2005）。

³⁴ 金萬善，同上書，頁 37。

³⁵ 在解放期金萬植著作的系列小說中展現了觀看該時期首爾和南韓局勢的批判性與陰鬱視線。〈馬陸〉、〈某個朋友〉等創作集《鴨綠江》裡的其他小說中如實地呈現出此種觀看視角，而在〈大雪〉（《新天地》，1949.2）裡，相互對比了從事左翼運動的家族和勢利人士、右翼青年團員們，藉此大力批判當時的南韓社會。截至目前仍無法確認金萬善在何時越北，越北後金萬善以北韓從軍作家的身分持續活動，該時期的作品則有〈黨證〉（1950）、〈獵人〉（《文學藝術》4 卷 5 號，1951 年 8 月號）。在此之後也發表了〈泰封嶺感〉（《朝鮮文學》，1956.12），〈暴雨之中〉（《朝鮮文學》，1957.11）、〈西部戰線（從軍期）〉（《朝鮮文學》，1963.2）等作品，持續他的創作生涯。從滿洲國經驗到解放期、北韓的共產主義文學，關於金萬善作家整體作品與寫作生涯的考察，欲另外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

亦透過殖民地混血兒恢復其身分認同的過程，著眼關於解放的真正意義。〈三八線〉則是刻畫從安東行經新義州，在沙里院下車的某一家族，從沙里院越過三八線並進入開城的過程。該作品以批判性的視角觀看從滿洲越過三八線前往南韓的避難民，在歸返的路途上遭遇的困難以及解放之後不得不面對的混亂情勢以及外國勢力的干預。於此之外，廉想涉亦藉由〈計謀〉、〈留在臀部上的腳印〉、〈聚散〉、〈再會〉、〈兩次的破產〉、〈洋菓子盒〉等短篇小說，以及長篇《曉風》³⁶深刻描寫出解放後滿洲與南/北朝鮮的局勢、殖民主義的開展與圍繞在新國家建立過程的矛盾、新殖民主義的興起等當代社會的面貌。特別是『曉風』的文本由於和民族國家的想像地理相關因此相當值得關注，而因該文本極為深入且出眾地探討了解放時期的風俗與局勢，雖然本文應該針對此小說做更為正式且詳細的研究，但考量本文規劃的研究重心有特定的範圍，因此僅建議須多加矚目該小說中主角雖試圖越北，但卻受阻於三八線只好原地折返的此一情節。《曉風》中事件的發生背景與人物們動線範圍所在的地理環境明確地對應了南韓（Republic of Korea）的邊界。而從小說當中將38線確定為國界線，並且閱讀小說時讀者能直接聯想到的想像地理的邊界已被侷限為南韓的情況可得知，該作品捕捉到了目前韓國（南韓）文學想像地理的邊界成形並被固定的瞬間。

4. 持續進行的歸返與民族國家想像地理的定型

在歸返的民族敘事中共同有的架構在於把「此時—此地」描繪為匱乏與苦痛的空間，而將解放的「故鄉」、「祖國」設定成光明與生命的烏托邦空間。歸返的敘事同時亦共享了從「此時—此地」的炎涼現實，歸返至已剷除殖民地桎梏的「故鄉」的儀式。蔡萬植的遺稿〈少年在成長〉即屬於呈現此種典型二元對立的實例。

（A）

即使是再怎麼快的火車也需要花個四天才能抵達的萬里他國，在也被稱呼為胡地的北間島區域中，整個村落被籬笆環繞屏蔽，在這不分晝夜都需要戒備的不安土地上，以玉米代替小米填飽肚子，忍受著連肉都會被

³⁶ 於 1948 年的《自由新聞》中連載，金在湧將之出版為單行本（《曉風》。實踐出版社，1998）。

冰凍起來的嚴寒不住地發抖，但發抖的同時，卻還要受到追趕至此的倭人和滿洲人折磨，已經到了與其說是活著還更像是將就活下去的地步，和現在如此悲慘的生活相比，那該會是個多麼享福又好命的世界啊。

(B)

山好、水也好的祖國，恰好適合農耕的祖國，在沃土種下稻米，邊吃著油亮亮的大米飯，邊看著巡查被打巴掌的慘狀，沒有一把奪去所有農收的強制徵收，當然也不用一天到晚擔心要跑派出所。孩子能好好地上學，有親戚有祖墳，如果死了還可以埋在故鄉的土裡。如果是在祖國，再怎麼克勤克儉都還是能活得下去。³⁷

從(A)移動到(B)是解放期歸返敘事的基本架構，該處的(B)被設定為所謂的烏托邦，然而此種幻想當面臨現實便會毫不留情地立即破滅。對於英浩來說通往故鄉的歸返是與「母親的身亡」、「和父親離散」、「貧困」相互連動的。並且從曾經強烈主張和規勸歸返的滿洲「大梨樹溝」民族學校吳老師，在對於祖國的現實狀況感到絕望後認為必須要再次解放的言論看來，民族的解放實現地並不完全，因而歸返者在解放後的朝鮮裡仍舊無法脫離他者的命運。身為歸返的戰爭難民，少年英浩放眼所見的解放期朝鮮社會實則與烏托邦的展望毫無關聯，因為在那裡，歸返的戰爭難民們被推擠到實現民族身分認同的群體之外。藉由在混亂社會氛圍裡的處世經驗，英浩將自己所看見的解放期朝鮮社會中的人物形象與歸返的自己相互比對，抒懷似地說道「雖然當我們在那裡生活時，無時無刻都會因為有人從祖國過來找我們而感到欣喜，並把他們當成獨一無二的客人來招待」³⁸，少年英浩反而把曾和一家人美滿地生活過的「那裡」視為真正的故鄉。如同「解放，不就是從我們身邊，把流浪到他國勉強地依靠著過活的家、農耕的田地、種植的糧食、辛苦置辦的家用甚至是母親都奪走的兇手嗎？不只如此，賦予給我們的不是沒有壓迫的生活、家和可以耕作的土地，而是些穿過的衣服啊煤炭渣啊，還有麵粉跟這不怎麼樣的房子。」³⁹的敘述，對英浩來說所謂的解放僅只是奪去既有的生活和家人的事件。從故事一開始就沒有可歸返之處的吳允書一家，因為

³⁷ 蔡萬植。〈少年在成長〉，《月刊文學》，1972.9，頁48。

³⁸ 蔡萬植，同上書，頁75。

³⁹ 蔡萬植，同上書，頁120。

打算在全羅道隨便某地農耕過日，因此連要在哪一站下車都沒決定就買了通往木浦的火車票，漫無目的地啟程。而在大田站時由於一片混亂英浩與英子兄妹和父親允書分散的插曲，則代表了歸返敘事的另一種樣貌，英浩一家從最初就沒有能歸返的故鄉，所以儘管懷抱著對烏托邦的模糊幻想與期許抵達了視為歸返目的地的朝鮮半島，對於他們一家來說屬於他們的歸返卻沒有真正完成，並且到了故事最後他們一家的歸返也仍在進行當中。該小說雖然是以少年英浩的成長故事串連而起，但若以歸返民族敘事的脈絡來看，和父親允書不同，為了讓英浩能成為全新民族國家的構成主體，未來已預備好迎接成長後英浩的到來。

除了〈少年在成長〉之外，嚴興燮、桂鎔默等作家的作品亦以歸返的戰爭難民立場描繪了朝鮮社會陰鬱的社會面貌。其中嚴興燮把〈無家可歸的人們〉⁴⁰的小說主角設定為從中國返回仁川的歸返戰爭難民，該小說刻劃了從中國天津搭船歸返回仁川的戰爭難民，在當地所遭遇的解放期晦暗現實處境，例如在寒冷的冬天無家可歸的歸返民只能在別人家的屋簷下艱辛度日，亦或居住在殖民地時期挖的防空洞裡的悲慘境況。並且在作品裡，戰爭難民的處境和那些發戰爭財的人的處世態度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此種小說的描述裡，看不到身為命運共同體所應該有的民族的一體感，而是明顯地區分成了敏捷行事且唯利是圖的「他們」，以及作為定居民和歸返戰爭難民無法像他們那樣處世的「我們」兩類人。在桂鎔默的〈數星星〉⁴¹裡，出現了即使同樣身為歸返民，卻無端侵占敵產房屋、變賣用伎倆低價買入的歸返民衣物和家當因而致富的人物，展示出解放時期各種不同人物的處世面貌。而小說中不擅在此種環境設法生存的主角，由於不想利用自身的困境圖利，在決定要回北方故鄉並啟程之後，卻在路上偶遇從北方南下的知己，得知了自己要回去的地方早已不復存在，隨著主角陷入苦澀失落的情緒，小說也逐漸步入尾聲。⁴²

接續地理性歸返，以生活為素材的這些歸返小說，深刻描摹了朝鮮解放期因

⁴⁰ 嚴興燮。〈無家可歸的人們〉，《白民》，1947.5。

⁴¹ 桂鎔默。〈數星星〉，《東亞日報》，1946.12；《桂鎔默全集》1。民音社，2004。

⁴² 此外，在洪九範〈若夜晚來臨〉（1947.5）、崔泰應〈家〉（1947.8-9）、孫素熙〈會心〉（1948.5）、柳周鉉〈煩擾的街道〉（1948.10）、安壽吉〈旅愁〉（1949.5）、金光洲〈惡夜〉（1950.2）、張德祚〈三十年〉（1950.2）等在『白民』雜誌刊載的系列小說，亦描繪了歸返戰爭難民在回歸的韓半島中感受到自己如同棄兒，在貧困生活中被排擠到社會邊緣的處境。在郭夏信〈停車場廣場〉（《新天地》，1947.7）中則是刻劃了貧窮與孤立的戰爭難民面對現實矛盾，集團性地發起反抗行動的面貌。

通貨膨脹和不穩定的政治局勢造成的憂鬱與不安氛圍，歸返的戰爭難民們藉由在回歸之韓半島裡所遭遇的政治混亂、貧困以及毫無目的的飄泊，領悟到了他們原本因懷抱烏托邦的期待而決心前往的故鄉與祖國，根本不是他們真正欲歸返的終點站，而他們的歸返並未因回到朝鮮而終結，反而仍舊地在持續當中，不僅如此，在其中亦出現了為躲避解放後朝鮮的陰暗現實、混亂與貧窮，決定要返回原本生活基地的人物。如同屬於中立合作派系的媒體人吳基永在《新天地》的固定專欄〈三面佛〉中，提到「不願返回解放後祖國的海外僑胞就多達數十萬人」，並且敘述其理由在於「因為知道如果回來這塊土地，悲傷會大於快樂，辛苦會多於安定」⁴³，暴露了把解放期的記憶與感激的時代、欣喜的歸返劃上等號的想法，不過是後代偏見的事實。在此專欄的後段，吳璣泳引用了當代新聞，證實回歸朝鮮的戰爭難民同胞利用海運偷渡回「倭地（日本）」的真實案例難以數計。而必須特別留意的還有一點在於，針對歸返同胞的居住、工作和糧食問題沒有半點對策的執政當局，卻把試圖偷渡的人抓回來的陳述。⁴⁴

若說探討解放期混亂與歸返戰爭難民窮困生活的許多敘事證明了至今歸返仍未真正地結束這件事，金東里的〈穴居部族〉⁴⁵則是一藉由歸返的敘事象徵性地反映出所謂大韓民國（Republic of Korea）的「南韓民族」之所以被創造以及回歸於民族國家過程的文本。該小說的故事背景設定在解放初期，以住在三仙橋和東巖洞之間丘陵地的防空洞裡，總共有十戶人家的穴居部族為主要描繪對象。成員包括丈夫在從滿洲歸返的路途上去世的順女、玉熙母女、進駐的蘇聯軍、脫離新成立的北韓政權越南的黃生圓一家人、雖不知緣由但出身忠清道論山的4號洞穴家族，以及油腔滑調驚腳地宣揚著共產主義思想的尹先生等人，而關於這分別住在10個防空洞裡的家族的命名，則象徵了現實社會中，在殖民地帝國崩解後從原本難民的狀態搖身一變成為重新構築共同體的民族成員。在這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該敘事的核心人物順女和黃生圓母子其實是歸返戰爭難民的事實。順女

⁴³ 吳基永。〈三面佛〉，《新天地》1卷9號，1946.10，頁6。

⁴⁴ 黃順元〈抽一根菸的期間〉（《新天地》，2卷6號，1947.7）敘述了返回祖國的歸返戰爭難民淪落為妓女，在偷渡的時候被逮捕並受到懲罰的故事，小說使用的並非能引起讀者興趣的寫作形式，而是藉由如同報導日常社會新聞的口吻陳述整段故事內容。透過先前曾提及的李恢成《百年的旅人》亦可確認類似的事實，為了強制遣返那些歸返後欲再次偷渡回日本的朝鮮人，大村收容所隨時都處於待命中的狀態，再者，從有部分僑民搭乘歸返船進出釜山做生意的敘述來看，解放期朝鮮的混亂局勢與窮困生活亦導致了當時選擇不歸返祖國，而是走私日本貨物到朝鮮的社會現象。

⁴⁵ 金東里。〈穴居部落〉，《白民》，1947.3。

從滿洲歸返至朝鮮並因緣際會定居於穴居部族，而黃生圓母子則是從他們穿越38線越南的經歷，可得知是在韓半島內部美蘇的分割佔領下導致的歸返戰爭難民。若進一步分析，在殖民地帝國主導的秩序崩壞後，無法確實建立新的民族國家的解放期朝鮮民族，其實全體都站在歸返戰爭難民，也就是難民的身分位置上。命名為所謂的穴居部族，實為表達出期許能在韓半島內或外部的各地相聚，共謀構築全新的民族共同體，以建立起韓國社會主體身分認同的深切渴望。

而透過具有另類自我認同主體性的穴居部族所欲想像的又是何種民族認同，金東里在描繪穴居部族的同時，重新調整了民族認同主體的邊界與範圍。首先可以注意到在穴居部族裡將「北韓」排除在外的現象，在描述「從仇家、士兵和小偷們」⁴⁶那受到羞辱玷汙，性格剛毅的黃生圓前妻投身大同江自殺的插曲的同時，即是試圖虛化38線以北的北韓社會，並將其與「敵對」的意象相連結，以藉此徹底否決進駐北韓的蘇聯軍與北韓當局的民族身分。而除了使北韓社會虛化，金東里亦將左翼與共產主義思想排除在民族的本質和情感之外。關於住在2號洞穴的尹家，故事則將其形容為處事勢利且是一位不太正派的共產主義者，此外尹氏亦被設定為和品行純樸的黃生圓母子、珍視丈夫遺骨的順女等人不同，是個違背「人情不分南北」⁴⁷此種普遍存在的人性，以及從「十萬年·百萬年前」的祖先時代開始承繼至今的民族本質的人物。尹氏在穴居部族裡不僅最為博學也經常嘟囔著共產主義的思想，在一次試圖強暴順女失敗的事件後他被驅逐出穴居部族，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卻還能把自己的防空洞穴以七百塊的價格賣出，展現出老練的手腕。作者透過黃生圓母子和順女等人，把穴居部族的淳良人性歸因於共享百萬年前起流傳至今絲毫未改的民族性與人性，並且藉由將尹氏欲強姦順女甚至變賣防空壕的行為，與共產主義思想相連結並進一步做出對比，在驅趕走尹氏之後重新構築了民族認同的範圍。把共產主義和左翼思想放置於民族固有的情感、為人，甚至普遍人性的對立點，作家在所謂穴居部族的嶄新民族表象下，嘗試他者化北韓與共產主義。

因此在他者化北韓與共產主義後，隨之而來的問題在於，作為認同主體被重構的民族，它所創立的民族國家又該具有什麼樣的實體。從老太太（黃生圓的母

⁴⁶ 金東里，同上書，頁 40。

⁴⁷ 金東里，同上書，頁 44。

親)和順女因誤解在美軍政下設置立法委員即代表獨立,歡欣鼓舞了一陣卻以失望作結的情節,可以得知透過突顯順女與老太太純真無邪地熱切期待獨立的心情,作者想要強調的是懷有純真人情的穴居部族即代表了南韓民族,更同時預示了由該南韓民族組成的大韓民國(ROK)民族國家終將能夠實體化。而總括上述內容,〈穴居部族〉中歸返民族敘事的重心,其實是在於敘事化南韓民族國家的建立過程,亦即所謂「成功的」歸返之上。

5. 待解的問題

以上,我們回顧了一些探討解放期「朝鮮」社會中所實現的歸返樣態的小說,同時檢視了民族國家的形成、新認同意識的構築以及小說裡想像地理的縮減過程。在本文的論述中,第二、三節分析了在殖民秩序瓦解的革命形勢下,試圖將歸返與民族、國家建構以及自我認同形成相互連結的具體敘事內容,而第四節則是將剖析重心放在因南韓建立反共民族國家致使歸返終結的文本之上。第二、三、四節所提及的安懷南、許俊、金萬善、廉想涉、蔡萬植、金東里等人的思想意識範圍,廣泛地橫跨了左右兩派,關於把這些作家的作品呈現出之歸返軌跡,僅侷限在南北韓兩個國家進行歸納的過程,雖然理應實際地去逐一追蹤與統整,但本文未做過於仔細的區分與論述這點本是事實,再者,針對歸返敘事的性別層面問題未能有足夠的探討等,皆為本文所潛藏之研究限制。因此,以下將提出幾項本研究仍未關注到的課題,並以此做個總結。

解放期的歸返敘事並非處於已完成的狀態,而是可以說至今仍持續地在進行當中。若將完整民族國家的建立視作解放期歸返敘事的終極目標,那麼南北韓的分裂以及旅日、旅中朝鮮人等的存在即印證了民族的歸返仍舊是被推遲、持續的狀態。儘管本文簡要地談及了解放時期越南與越北的現象,以作為歸返在韓半島內部持續進行的實例,但除此之外,1950年代後的旅日僑胞社會中所發生的遣返運動(北運運動),以及韓戰結束後引發的流浪民(失鄉民)和故鄉意識等社會問題,其實皆是在持續進行的歸返敘事範圍內,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對象。

另外一個課題則與歸返民族敘事的東亞比較研究有關。日本戰敗導致東亞秩序瓦解,組成殖民帝國的殖民地與被殖民者因而能期待歸返於新成立的民族國家。同時帝國的解體在日本與朝鮮之外,亦提供予台灣和沖繩(琉球)人全新秩

序的預示。他們各自的歸返樣貌以及結果都不盡相同，若在日本內部存在關於「戰敗」後歸返旅程的敘事紀錄，研究者們應能將之歸類於「引揚（遣返）」敘事並持續進行研究，然而從「引揚」這樣的用詞並可得知，它實屬強調「戰敗」和「苦痛」的一種敘事，因此在8·15之後日本人所記錄的歸返敘事，主要集中在「悲慘的歸返經驗」及其旅程之上，而此種苦痛的敘事亦經常形塑出多樣的「受害者面貌」。

朝鮮人的歸返一方面也是一種認證自己為「朝鮮人」的行為，因為歸返至朝鮮即意味著參與所謂民族主體的政治性行動，而殖民地帝國時期為了追隨個人欲望和經濟利害而選擇的移居和移動，也多被單一化·敘事化成與殖民地現實有關的受難記憶。早期被納入殖民地後來受美軍佔領的沖繩，以及因國民黨進駐建立新國家的台灣，都擁有和韓國與日本的歸返敘事截然不同的解放期經驗和樣貌，因此針對東亞各主體的歸返敘事，期待能有更多相關的比較研究。

參考文獻

- 成田龍一。《「故郷」という物語》。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 成田龍一。〈「故郷」的故事・再說—關於20世紀後半之「故郷」〉，《韓國文學研究》30輯。東國大學韓國文學研究所，2006.6。
- 朴光賢。《玄海灘創傷症候群》。首爾：語文學社，2013。
- 辛炯基。〈許俊與倫理問題〉，《尚虛學報》17輯，2006。
- 東亞和平與歷史教育年代篇。《韓中日三國的8·15記憶：首爾和平廣場》。首爾：歷史批評社，2005。
- 淺野豐美。《活著回來—解放空間中的歸返》。首爾：솔，2005。
- 鄭鍾賢。《殖民地後期（1937—1945）韓國文學呈現的東洋論研究》。東國大學博士論文，2005。
- Moretti, Franco。趙行俊譯。《近代敘事詩》。首爾：新浪潮，2001。
- 오기영。〈光復後朝鮮人歸返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韓日民族問題研究》，2003.12。
- 한석정。〈滿洲國和朝鮮間的關係〉，《亞洲文化》。翰林大學亞洲文化研究所，2003。

** 第一手資料請直接參考注釋